



茉莉为远客

□ 郑丽娟

“虽无艳态惊群目，幸有清香压九秋。”猜猜宋代诗人江奎这句诗在赞美哪种花儿呢？

我很喜欢这一句诗。无艳丽的姿态说明她不娇媚，有清香说明以此惹人喜爱。写的就是夏天最普通最常见的花儿——茉莉。在《浮生六记》里，芸娘就爱在鬓边簪上茉莉花，浓香扑鼻，而且茉莉花形色像珠花，可使妆容美丽。

刚入夏时，有个老人拉着一车花在小门口叫卖，围着不少人在观看。我看有茉莉，便选了一盆。上面带有几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小小的。卖花儿的说：“好好养着，过一段时间就开花了呢。”买回家，我把她放在了阳台上，一盆小小的翠绿，顿时让阳台多了缕缕生机。仔细打量，我的脑海仿佛闪出了她开着白色的小花的画面，低头一嗅，仿若满室馨香弥漫。我因为盼着她早点儿开花，于是每晚下班后便围着花盆左看右看，顺便浇浇水。

过了几天，我发现根部有烂掉的迹象，便告诉了朋友。她说，你是不是浇水太勤了，隔三差五浇一次就好，天天浇水，根儿在水里泡着怎么受得了呀？

不光养花，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事情也是如此。我因为喜爱这盆花，每天看，浇水呵护，也许花儿感觉天天有人打搅也太烦了，只想自顾自地生长。果然有时爱得太多成为溺爱，也是一种伤害，给予适当的爱就好。

后来，那盆茉莉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，开出了白色的小花。“翠叶光如沃，冰葩淡不妆。”花朵洁白玉润，香气清婉柔淑。满室香气高雅胜过任何大牌香水。茉莉花既可以观赏，做花环，也可以做花茶，非常清香。

我记得看过一部电影《茉莉花开》，里面讲祖孙三代的故事。18岁的茉想当电影演员，被导演诱骗，独自生下女儿莉，她们一起领养了女孩——花。三代人都是像茉莉花一样的女子，清新婉丽。她们坚持追求心中的爱情，哪怕被伤害，依然乐观坚强独立。

我身边也有一个像茉莉花一样的朋友。大学室友叫茉莉，毕业后在北京找了一份高薪的工作。本来想买房在北京定居，把她父亲从老家接到北京。她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，不满她父亲无能，想过更好的生活，就抛下他们改

嫁了。多年来她父亲抚养她长大，很是不容易。她的父亲晚年患了阿尔茨海默症，到后来分不清苹果和梨子了，她就辞职回乡照顾父亲去了。辞了工作没有了收入，总得生存，她就开始承包大片田地种植茉莉花。

前不久，我看到她在朋友圈发了大片茉莉花的图片。她半蹲在花海里，真是人在花丛中，拥抱“诗和远方”，那一脸灿烂的笑容，真是“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”！

宋人张敏叔写过一首关于茉莉的诗：“茉莉为远客，迢迢至中国。暗香祛暑热，清芬满室和。”茉莉花，其实是一种异域之花，据说它的故乡是古罗马，也曾经在波斯、印度等地遍地开花。大约在汉武帝时期，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。也有人认为，它是伴随着佛教的传入，从印度一并来到了中国。

行文至此，不管茉莉的来路多曲折，不管是本土化还是全球化，我们喜欢的是她的清香婉丽。以及那些如同茉莉的女子，她们清丽外表下的馥郁的内心。



厚庄种菜记

□ 吴子鸣

今天安排吃茄子，一早起来就把正当好吃的茄子剪下来了，并排长在一起的有6个，煞是喜人。今年的丝瓜品种好，既长又嫩，且产量也还可以，已采收18根，其中10根自己吃的，8根支援了5户人家。相对来说，冬瓜就娇气些，没有找到15年前的好品种。迄今为止，只采收了两个，两个冬瓜都起霜了，一个七八斤的已经到了肚里，还有一个十三四斤的过几天吃，长得太大，一餐吃不了。今年的雨水特别多，开了的花都落了，黛玉葬花都来不及。但雨一过，我就马上把架子下的花扫扫倒在它们的根部。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夏泥更护花。

我现在在厚庄基本上还是沿用了过去的老习惯，凡是能作为肥料的，譬如说择下来的菜边皮、菜根桩，吃剩的鱼骨头等全部带到菜地上，埋在地下。我还冒雨挑了5担人家丢弃的鸡粪到地里，有的人不理解，露出不屑的神色。但是我活得很坦然，并不为世俗的眼光所动摇。有的垃圾不能作为肥料但可以燃烧，我就在烧饭炒菜时丢进灶膛，烧成灰沃到地里去。所以，我很少产生生活垃圾。现在遍地都是草，路都没处走。我在培山芋苗前挖了很深的沟，割了许多草铺在里面，覆盖了土后再栽培，尽量不用和减少施用化肥。

7月初，厚庄已经进入高温。我在这样的天气里有个习惯，概括为“三个一”：一条短裤、一双拖鞋、一条毛巾。我去石塘桥地上浇水，也是“三个一”，依然保持着青少年时代的风格。有人以为我曾经是公职人员，会讲究衣着的，谁知我已经和老农民融为一体，赤了膊，穿条短裤，拖双拖鞋，

拎个粪桶，拿个粪勺，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。

今年最大的收获是南瓜。种了3个品种，都是自家留的种。一是本地南瓜，目的是吃南瓜藤嫩头。我预计夏天虫害多，青菜要靠药水浸出来，所以栽了约100棵、共3个地方，现在成了家里的主打菜，自己吃不了还支援过5户人家。自己的南瓜藤嫩头顶多剪三个丫枝，赤骨粉嫩，味道劲太好，再切两个辣椒在里面更鲜美，城里是买不到的。对外支援得多，自己也吃得更多，再加上茄子、黄瓜、丝瓜、冬瓜、辣椒和紫角叶，自给自足没问题。二是外地大南瓜，三是外地小南瓜。这两个品种都是去年在城里时，觉得这种南瓜特别好吃留的种子。开始长势喜人，结了二三十个，儿子在这上面花了很多功夫，天天一早起来去授粉。可惜今年雨水太多，积水淹死了一部分南瓜苗，南瓜也烂了一些，但是下半年吃南瓜还是没有问题。

我在乡下生活得很幸福。自己种的菜自有自便，想吃就采。几分钟前还在藤上，几分钟后就到了桌上，新鲜环保味道好。万物生长靠太阳，雨露滋润禾苗壮。城里买的大棚菜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没有见过雨露阳光，放了味精还是不好吃。在厚庄我烧菜不放味精，味道已经很好了。我想，吃这样的蔬菜对健康长寿一定有好处。

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既吃到了新鲜环保的菜肴，又锻炼了身体，还继承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，何乐而不为？

侄女说我：“厚庄老人回厚庄，此路正确！”

现在城里人只有羡慕我的份。我觉得太幸福了。

小镇四季

□ 杨盼

夏总是如烈火般急躁，迫不及待地接替了春的主权，用自己的热情感染小镇里的人们。路上行人渐少，谁也不愿顶着烈日出门。偶尔从巷陌里传来几声笑语，是那些不甘寂寞的孩子们正享受着他们的童年。

夏夜，蝉鸣阵阵，祖孙俩坐在小院里。奶奶手摇一把蒲扇，为孙儿驱赶着蚊虫。孙儿抬头望着夏夜的天空，月光暗淡，星辰点点。孙儿眨眨眼，星星也眨眨眼。奶奶轻声诉说着月夜的神话，孙儿静静倾听，一旁蹲坐的狗儿摇头晃脑，不时昂首吠月，仿佛也被这神话所感染。

孩童、瓜果、狗吠与蚊虫，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夏天。略显孤独，又欢快热情。夏日的知了声渐息，秋姑娘踩着夏刚刚离去的脚步，造访了这片土地。

入了秋，小镇的青石板路上多了几片落叶，街口那株老银杏也从翠绿欲滴走向暮色枯黄。南飞的大雁从明净的天空划过。秋日的果实沉甸甸的，

都是汗水所浇灌。苦涩的汗水在这收获的秋季里转化成了甜蜜的果实。

单薄的秋衣换成了厚重的棉袄。冬天来得如此猝不及防，一夜突降的温度向人们宣示着冬天的威严。小镇的人们纷纷做起了过年的准备。外头的天是寒冷的，屋里头的温度和人们的心一样，是暖的。一个平凡的早晨，小镇的人推开房门，外面已是白雪皑皑。孩子们一阵欢呼，奔向久违的雪，却又被母亲从屋外拉回。终究是抵不过孩子的纠缠，雪地上这里那里冒出了一声声孩童的嬉笑。这笑声冲淡了冬日的冷清，一如初生的太阳。

年一天天逼近，小镇的年味更浓了些，路灯和大大小小的商铺都挂上了大红灯笼，路上的行人都洋溢着对新年的期盼。

年，就这么来了。“新年好！”大年初一的问候响彻小镇的各处街坊。新的一年在小镇人的声声祝福中开始了。人们脸上的喜悦暖得好

似能把这雪给融化了。抬起头，冬日里难得的晴空万里，许是有刚下过雪的原因吧。

一阵温柔的风，吹来了春的气息，柳枝也随着打了几个轻柔的摆。

春色渐浓，蛰伏了一整个冬天的小镇在春天活跃了起来。商贩的叫卖声，跑街串巷孩童的嬉闹声，巷子口的几声狗吠以及那棵老树下正玩着棋牌的老人们爽朗的笑声……小镇焕发出了独有的生机。平淡闲适，静好安逸，日光暖暖。

小镇南边的花也开了。白衣的少年矗立花前，闭上眼，感受着花的芬芳，脸上氤氲着春日的暖阳。微风乍起，吹动了额前的发，也吹动了这一片花田，奏出一首春的乐曲。城外的那条小道上，行人三三两两。春的足迹踏遍了小镇的每一寸土地。陌上花已开，君可缓缓归矣……

小镇的四季就这么轮回着，春夏秋冬都寄托着小镇人对生活的期待与热爱。



《雨后》 钱新明